書古文訓

書古文訓卷第五

永嘉薛　季宣

湯𣃔　　啇書

王曰𢦏亦𦖞庶恩聽䏁𠁿非台小學敢行𢍁𡦹ナ夏多辠兲命殛㞢今亦ナ𦖞女曰𢦏后𢀖𠜳𢦏𦖞舍𢦏嗇𧯞而刅正夏𡕥予惟𦕒女𦖞𠁿夏氏ナ辠予畏上帝𢀖敢𢀖正今女亓曰夏辠亓如台夏王衛遏𦖞力衛刅夏邑ナ𦖞衛怠𢀖叶曰旹日害𠷎予及女皆亡夏悳𥹢丝今䏁必𨒷亦尚𥙚予弌人致兲㞢罰予亓大賚女亦亡𢀖㐰䏁𢀖食𠁿亦𢀖𠛱𣃔𠁿予則孥戮女㠃ナ逌赦

湯之伐夏制義而動既非常情所識又興師於農月商民不知有夏之暴是宜不樂湯之舉也後世篡弑有矣莫不文過以揜其惡而其甚者至於無所不爲湯惟權義而行不敢逃罪君子莫之能議聖人之大過人者如此司馬法曰仁義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不出於中人然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放皆權道也非聖人其何以與於此乎天道在人得罪於民是爲得罪於天天討不施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應天而動湯之所以受命也湯居夏桀之世尤謹臣職夏后率割如此而

商民不受其患者湯之獲乎上下其道不可得而名矣民言之察不以其小不忍亂謀之大湯之仁義爲有以應天也觀於商民之意殆謂夏后雖暴何加於我然桀之虐用民力割剝天下無有不被其毒者至計時日以待其亂生之不愛欲與俱死代天理物而弗之究非所以事天也權於輕重則商之農時失未爲大而恭天罰有不可得而緩者魏勃自譬失火之家何暇白大人而後救火應天順人之際固如是也大賚天下舉安也言大衆固不識由君子言之蓋理有必然者朕不食言以有

近義之信也應天順人而以其情語下示以天意勉之輔己又威之以軍刑之不貸仁人之用民命不敢輕也

中䗉㞢誥

咸湯放桀亏南巢惟𠂇慙悳曰予恐徠世吕台爲口寔中䗉迺作誥曰䜭虖惟兲生民𠂇欲亡主迺亂惟兲生聦明旹乂𠂇夏昬悳民隊𨑒炭兲迺錫王恿知表正万邦纘禹舊服丝衛氒典奉若兲命夏王𠂇辠矯誣上兲吕敷命亏丅帝用弗臧式商受命用爽氒帀柬臤附埶寔蕃𠂇徒肈我邦亏𠂇夏若苗之𠂇莠

若臯之ナ秕小大戰戰宅弜𢘓亏非𢧵敎予㞢悳言
足聽聞
君臣之分人之大倫制義以亂人之大倫雖無媿
於道非悳之正也而又不可以訓明人倫者能無
慙赧之意乎勝夏不喜而有慙於後世非不以有
天下爲利者能若是乎仲虺作誥明夏之罪稱湯
之悳而以保天下者告於天下後世將使有天下
國家者修悳而不敢怠非有湯之明悳而有夏桀
之罪可以應天受命亦不可也夫人知此冒何口
實之有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非有聖人之敎從人欲而悖天理其亂何所不至聖人者作有天之聰明代天理物爲之綱紀政敎使民得之觀感知善之美知惡之咎惟日遷善賢者得其天性之正其不賢者不敢爲惡以底於罪則何窮欲之亂置君所以治人非以虐之也夏桀昏暴反道敗悳以此用之天下代天工而殄人物蓋矯誣之道也上帝不怒何自而生湯乎以桀無道而生湯之賢固所以代之也知道曰智勇義曰勇表爲民之正者得天智勇而爲民之儀表一正身而天下正四海之内莫不尊親所以受命繼

夏而能循禹之法也桀以逆天得罪而湯受命矣
固稔其惡以與於衆而羣小日趨權利莫如尊惠
樂道同惡相濟其視商於有夏若苗莠粟秕之害
乃欲鋤而去之遂使人人動心恐有不測之患則
莫得而朝事之矣代天作后而窮人欲如是則何
以安民哉桀雖加暴於商而商事之未嘗不盡況
湯道惪之語告之旣至終不之聽則其敗也宜矣
惟王弗邇聲色弗殖貨利惪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己改過弗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
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

㞢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亓蘇民㞢戴商氒惟舊才佑臤輔悳㬎忠遂皀兼弱攻眛取𤔔侮亡推亡固存㞢亓昌悳日新万㞢惟褱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楙昭大悳建中亐民㠯義制事㠯禮制心埀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胃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烏虖昚氒終惟亓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宗兲衜永保兲命

天理常與人欲爲對湯惟無欲故無聲色貨利之好爵賞隨事無非天理用人之善即己之善改過之際無吝於心故能德至寬仁以明民而取信自

征伯之罪天下懷服其義其欲疾其君者皆欲湯師之至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惟恐其後己也師之所向民樂其來所以得民果何道也明天理而無人欲四海之内莫不尊親之也賢惪之佑輔忠良之顯遂弱者與之共治昧者攻而徼之而又威取亂亡之邦天理當然湯因天材而篤之爾推人之所以亡持以固己之存有商之興蓋此道也純不已則日新驕而盈則自滿日新而民懷自滿而親離得人之心拂人之情所以有興亡也椕昭之德明明之至德也有明明之至德行之以禮義其所

作事其所存心非禮義莫之爲所謂建中于民爲典則以貽子孫者桀暴如彼湯德如此欲不代夏祀天其可得乎仲虺稱古人之言以儆天下後世以爲知道所在而能得其所師者宜有天下自賢而謂天下無人者必致敗覆蓋好裕則日聞所未聞而其德日新自以爲然則人莫之告而日趨於下君子小人之道自此分也湯惟知此所以有天下也善始所以慎終修禮所以取亂敬天所以得天修其在我而不敢以爲利君子所以兢兢業業格大命于皇天也率是道也則何亡國之有其臣

雖有德安有湯之事乎是故無湯之賢而又無桀之君不以湯心為心乃以湯為口實行其不義是亦矯誣上帝布惡于下而已蘇氏論仲虺忠愛可謂至矣湯之所慙口實之病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臣子不能蓋走固謂湯亦弗之蓋也湯武之伐本不異於堯舜之禪湯有慙德之懼武王大武之樂盡美而未盡善人非湯武而足以與於湯武之心乎仲虺湯左相南巢今無為軍巢縣放桀不弑之也桀奔於巢而遂不反故書謂之放厲王流彘蓋其比也

湯誥

王歸自亯憂㞢亐亳㢟誥万方王曰嗟介万方ナ衆明聽予弌人誥惟皇上帝夅衷亐丅民若ナ恒性亯綏氒繇惟后憂王威悳作畏㠯尃虐亐介万方百姓介万方百姓羅亓凶害弜忍荼毒竝告亡辜亐上丅神示天衜福善禍淫夅災亐憂㠯彰氒辠肆台小子將天命明畏弜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亐上天神后請辠ナ憂聿求元聖與之戮力㠯與介ナ衆請命上天孚右丅民辠人黜伏天命弜替賁若屮木兆民允殖畀予弌人輯寧介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亐上丅

[illegible]叒將霣亏深𡆯凡我艁亡刅匪彝亡即慆𡈼各守尒籅吕承兲休尒ナ譱舽弜敢蔽辠當舽躬弜敢自赦惟柬圣上帝㞢心亓尒万匚ナ辠圣予弌人予弌人ナ辠亡吕尒万匚繇虖尚亯旹忱𢎘亦ナ冬

湯誥克夏之後始爲政於天下告戒語也上帝降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於汝極則錫汝保極順有常之性也民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則綏厥猷也天生烝民而使之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則好是懿德性無有不善敗之取禍逐欲而忘反也明明德以明民立教使民各歸於極此人君之任也桀滅天理而窮人欲率割夏邑率遏衆力身不行道而以無道爲政民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至欲與之皆亡天高聽下禍福惟人之召所以得罪於天也湯之受命應天而順人民指時日以待其亡何敢赦而不問用玄牡于皇天后地以請夏罪湯旣受命而王矣然猶不敢恃其天命收合聖善與之同力伐夏救民塗炭而夏以亡將爲政於萬邦固宜告戒之也惠迪吉從逆凶

天命之不僭如此賁飾也形聲影響賁飾之著也
賁如草木之區別隨所生植種類各善人之殖善
不善誠若是而已矣今受命而有天下觀於此道
未知所以免戾惴若臨淵之懼所以保厥中也造
邦建邦也建邦之君觀夏商之興亡天命之不僭
則率性之道不可不謹天降禍福未有不自己求
之者彝常也慆慢也從匪彝即慆淫則反常而滅
德矣此取禍之道也典常所以守國者遵守典常
天將福其善矣其禍何從而至代天理物則有五
服五章之賞不章其德非所以事天也自作之孽

不可逭雖欲自赦蓋不可得帝心簡在謂天理之所存也君者民之表也表正則影正未有影曲而表正者常道固爾湯言所以自處所以勉人君也尚克時忱戒使誠之也亳有四南亳在應天穀熟縣與寧陵之葛城相去八十里又有北亳在拱州考城縣去葛百里闞駰謂之景亳非是今絳州垣縣有景原及亳西接安邑先儒以偃師尸鄉之西亳爲湯都非是西亳蓋亳殷也皇甫謐引孟子爲耕饋食爲徵謂寧陵去偃師八百里湯葛地皆七十里不如是之遠也考城之亳漢之薄縣尚書大

傳夏臣之歌言歸于薄薄亳古文通用今伊尹之
墓在楚丘縣去北亳十里則薄縣是矣

伊訔

惟元禩十ナ弍月乙丑伊尹祠丂先王奉𦔻王祗見
氒祖医甸羣后咸圣百官總己吕聽冢宰伊尹迺明
剌祖业成悳吕誥丂王曰繇虖古ナ夏先后匚楙
氒悳亡ナ災山川䰠禔亦莫弜寍泉鳥獸魚鼈咸
𢖊丂亓学孫弜衛皇夭夅及假手丂我ナ命𢀩攻自
鳴條朕才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㥍吕寬兆民
允褱今王𦔻氒悳宅弜圣初立㤅惟親立敬惟夫乱

亐家峀兲亐三柰䋙虖先王肇攸人紀刅諫弫咈先
民峕𣚍凥丄亯明爲丅亯忠与人弫求葡檢身若弫
及㠯㞷亐ナ万峀丝惟䵞才尃求嚞人畀𥙷亐尒後
孠剬官㓝儆亐ナ位曰敢ナ恒𦏶亐宮甘哥亐室峕
胃巫風敢ナ殉亐貨色恒亐遊田峕胃㸒風敢ナ侮
聖言屰忠直遠耆悳夶頑童峕胃𤔔風惟丝弎風十
僁卿士ナ弌亐身家必喪峀𠰍ナ弌亐身或必亡臣
丅弫匡亓㓝墨具訓亐蒙士䋙虖孠王祇氒身忎才
聖謩洋洋嘉言孔彰惟丄帝弗常𢓊譱夅㞢百祥𢓊
弫譱夅㞢百殃尒惟悳它小万峀惟慶尒惟弫悳它

大隊耳宗彝侖姐能

堯舜禹湯說者皆謂之謚放勳重華文命皆謂之名夫謚周道也案書四岳舉舜曰虞舜堯命舜曰格汝舜禹曰咨禹四岳稱爲伯禹書名謂之大禹非謚必也若放勳孟子固謂堯之名矣若以爲名則允迪厥德爲皐陶之名乎史記注張晏說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以左傳考之如曰夏后皐有崇伯鯀有窮后羿伯明后寒樂正后夔之類不可勝舉張晏之說是也惟湯名見論語曰履而書稱曰成湯烈祖詩亦

謂之武湯武王史記又名天乙古文履字作復篆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誤爾案謚雖周道然名號之起自商有之商之諸王皆以字爲號皇甫謐說商王之先曰微字上甲以甲日生商家生子以日爲字蓋自微始譙周以爲商生稱王死稱廟主曰甲皆以帝名配之案武庚不得爲號則字近之矣祖宗之名自唐而前有之死而易名蓋商道也但不如周道以行爲謚而已商頌名湯武丁以事神蓋周道也成湯武湯武王天乙皆湯之號猶周之寧王平王也商之諸王以字爲字而湯獨異號者猶

周初之諸侯非大善惡無易名之謚也元祀元年
也商曰祀十二月商之正月也豳詩七月亦用夏
正故秦誓仲冬謂之一月周官以建子爲正月而
正月爲正歲秦以建亥爲正史記書冬十月先王
之改正朔以朝諸侯布號令至於祭祀之時未嘗
不用夏正而春秋所載周正魯侯之狂僭爾唐一
行校考春秋周晉齊曆同而魯宋衛楚名異紀年
晉之乘也盡用周曆考於詩書禮傳未嘗輒變夏
時而王之大事不同故孔子專欲行夏之時也三
正之說斷可知也正月朝廟踰年即位之禮書稱

伊尹祠廟以嗣王見此古冡宰攝政之禮嗣王居
憂而冡宰行天子事猶唐虞之際舜之即位禹之
總師而獨不居其位祠主伊尹新王但朝廟爾侯
甸千里之內見天子之即位但會侯甸二服百官
總己一皆聽於冡宰王居亮陰之禮不得自爲政
也伊尹之訓蓋天子即位之冊烈祖成德湯之所
以受天命也有夏先后謂禹也禹平水土百神受
職驅蛇龍使獸䖙鳥跡不交於中國草木繁殖萬
邦作乂幽而鬼神微而動植莫不咸安其性至桀
滅德作威矯誣上帝以降命于下百姓罹其凶害

至欲與之皆亡弗率禹之典常而湯之明德懋昭
此其所以受命而代之也鳴條之戰雖爲成功之
始其初所以治亳固已受天命矣荀子論湯放桀
非其逐之鳴條之時前行素修也正謂是矣聖武
猶神武也益稱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湯
以武功布德一戎衣而天下治武功之可見者也
夏桀之虐代之以寛而德懷於民嗣守基緒可不
念茲而求所以繼之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無他推其所爲而巳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
生也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始

於修身終於為天下邇可遠者在此道爾湯惟知此故謹於人事不惟不咈人之諫己又能從之所以上論古人而能似之居上而明則通於人情為下而忠則獲上有道論人惟器求備於己斯能免桀之患有庇民之大德以受天命夫豈易致非一日之積也非惟獨善而已又將保乂爾後廣求賢哲之士以輔嗣君為無窮之計故立官刑之戒使蒙士掌而颺之以勉邦君卿士使之知戒以佐天子臣下有墨刑之坐所以勵其正諫使之無或不恭以底於敗皆後嗣無窮之計也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好貨及色荒遊及畋侮聖人之言逆忠直之誨遠耆舊之有德比頑童之嚚訟所謂十愆也巫風淫風亂風所謂三風也歌樂無節爲近於巫貨色遊畋入於淫蕩不畏聖人之言狎大人遠賢人近小人此大亂之道也有國家者有此一事足以亡滅況三風之備乎蒙古文省周官瞽掌弦歌諷誦召武公使瞽不失誦以訓御己胥之所謂官師相規也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自唐虞以來未之有也夏訓色荒耽酒嗜音峻宇雕牆而商蒙士之訓廣爲三風十愆淳朴漸撤訓

戒隨時而廣之也商訓不及奢侈言宮室則奢侈在其中矣近世責臣之道視古爲略國存而竊位國亡而不與其害者習爲常事觀商不匡刑墨之坐則亡國之罪爲可知也劉敞說墨非刑謂如貪以敗官之墨也臯陶之刑昏墨賊殺臣不匡君是貪其位故坐以貪漢世昌邑羣臣其罪皆死葢官刑之意也戒嗣王以祇厥身則臯陶慎厥身修思永之義所當念者官刑之所戒也聖人謨訓洋洋明甚在天道則福善禍淫作善而有百祥不善而有百殃一氣之感無遠不屆影響之應有不期然

而然者然亦不可推也說洪範者謂某事爲某事之應其理或是曾不足以言也百祥百殃之至其果可以理推乎善與不善之應而已民以君爲表表正則百事正故德無大小皆足以及物怨不在大皆足以覆宗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不輕小德不遂小過至於善積而無過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鳴條在解州安邑縣陳留平丘有鳴條亭非是

大命

惟孠王弜惪亏阿奧𠂤尹廷書曰先王顧諟兲㞢明

命吕承上丁神示壁稷宗庿宅弜祗肅兲譼氒悳用
集大命故娞万匚惟尹躳亨左右氒侲宅帀𦘔孠王
丕承亟緒惟尹躳先見亐鹵邑夏自周ナ宂眛亦惟
宂亓逡孠王宅亨ナ宂眛亦宅宂孠王戒才祗尒氒
侲侲弜侲忝氒租王惟𠫤宅忎昚伊尹卥言曰先王
昧爽丕㬎坐吕待旦旁求畯彥启迪後人亡越氒命
吕自覆昚卥儉悳惟褱永圖叒虞幾張徃省桰亐庑
則釋欽氒止衛卥祖卣行惟朕吕懌万丗ナ司王未
亨彭伊尹曰丝卥弜誼習與性成予弜狎亐弜順營
亐桐宮密邇先王亓訓亡畀丗迷王徂桐宮居憂亨

只允惠 右上篇

惠順也阿衡保衡也以師保居秉鈞之任猶召公之稱伯相春秋之宰周公也太甲不順伊尹之訓居諒闇而驕恣輕舉不能謹三年之禮以干冢宰之政故伊尹明告之以成湯天命是顧事鬼神者無所不用其至其德動天以有天下而我實左右之安定其民故嗣王得承其世使之曉知湯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之之道以我所見於西國之夏君相實同休戚安有以忠信周身而不終者安有君道不終而其相克終者事同一體爲人君者不

可不戒伊尹自謂吾能相湯以定天下今日之事惟宜謹守先王之法以圖厥終人君自有君人之法弃而不守非所以嗣先王也太甲不庸德安於不惠則師保之言恬不加聽故伊尹極言先王大存夜氣待旦行之廣求哲人開導後嗣所以貽後人者如此不可不法以遺其命謹於儉德懷念遠圖奢縱之心何自而入虞人張機必先求己視矢之括當弩之度然後釋放罔不中物人君之道亦由此也大學之道在知止在止於至善人之有止猶機之有度於止知其所止無往而不善矣止至

也性命人之至也盡性至命謂之有止丕顯大明也昧旦丕顯其所存者遠矣敬止所以率其先德伊尹自謂所悅者此世有令聞亦以此也王猶不變是不可以言動也伊尹又謂不義之習貫而成性則不可救自以不可狎王不順居王於外以近先王之墓使之處靜以思先王之道不爲世事所惑能終三年之後則可以祀神祇而保天下矣營桐宮以爲居憂之地王亦以克終誠悳然則伊尹之放太甲其必有道矣王之放恣以千冢宰之政後世之論將如彼何哉強臣爲之則幽囚脅制之

難作矣阿衡不爲嫌疑之慮放王不疑不以王居桐宮或有非常之變其心自信與當時之信服可以槩見王徂桐而能克有誠德果何以使之然哉輔導之臣侍御僕從所以移其視聽者固當不一而足且居憂而無後宮之溺驕奢干政之意日與正人共處稔聞先王之事日漸月積乃自得之思前日之所爲當懍然而栗矣伊尹放王王不懾太甲放而不怨君臣之道不其至哉自非聖人不能爲此舉也堯舜不能得之丹朱均之子伊尹能終太甲之事其質固異太甲爲可以憤悱啓發之也如

大甲有丹均之質成湯之世固當以疾廢矣惟其可輔故伊尹輔成之也桐宮近湯墓鄭氏以爲離宮非也營于桐宮伊尹始作之爾湯墓在拱州考城縣寰宇記在河中寶鼎縣後魏太和中盜張恩發之寶鼎今河中營河縣非也史記秦寧公伐蕩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一作湯社皇甫謐說亳王號湯徐廣謂湯邑在杜縣界疑此湯爲亳王非成湯也皇覽湯冢在亳縣北三里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馬御史長卿案行小災因行湯冢晉伏滔云望亳蒙閒湯伊尹冢蒙縣故城在應天宋

城縣界西北去北亳三十里又楚丘西北有伊尹
墓去亳十里書沃丁葬伊尹于亳者則知湯墓在
亳矣

惟弎禩十ナ弍月朔𣃦尹㠯絻舭奉𡥈王歸亐亳𢌬
書曰民非后亡𠅘胥匡㠯生后非民亡㠯𠈊三匚皇
𡗜眷右ナ𠾞畀𡥈王𠅘𠬪年悳𡨦万丗亡畺㞢休王
𢹎手䭫𩠐曰予小学弜明亐悳自厎弜㬪悠𢿱庀𦁉
𢿱𥙊㠯𣫏𣎼亐氒躳𡗜𡵂𡤝𦆐可𡡉自𡵂𡤝弜可逭
𣥔𨑳背𠂤采㞢𧩪弜亯亐氒初尚賴匡救㞢悳圖惟
氒𠬪𣃦尹𢹎手䭫𩠐曰攸氒身允悳叶亐丅惟明后

先王学𢡟宷窘民舡氒龠宅ナ弖兑竝亓ナ峕氒厶卣曰徯𢦏后后徠亡罸王楙卣悳眡卣氒祖亡峕忩怠奉先恖孝接丅恖龔眡遠惟朙聽悳惟聦朕承王之休亡斁　右中篇

冕服之歸終喪歸政之禮也伊尹作書歸美而詞不厲太甲克終允惠矣民非后罔生有欲無主乃亂后非民罔辟保民然後王也王終允惠成萬世無疆之業非天之眷商何以得此太甲自訟其過為知惠也欲之敗度其不謹喪禮可見縱之敗禮其不亮陰可見窮人欲而敗亂禮法駸駸乎入

於非類是誰之罪不明其德而自作弗靖爾天災猶可避免致身有過之地何所逃其惡乎既往之事既不可悔圖終之事則有賴於輔導矣弗類尚能克正匡正固無難者伊尹因王之請而遂勉以修身之道誠悳合於天下非君誠身之至不能到也成湯視民如子而加惠於無告鄰國之民望其爲主自謂君不敎己而戾於罪后來蘇我何罰之有湯之明民如此非惟國人從順他邦之人亦知正己之說矣觀於先王之道則王之成悳固當益楙以求追及前人不可斯須暇逸猶有所不逮於

奉先者思孝則惟恐失墜於接下者思恭則不敢
傲慢自佚無幽不燭爲視遠之明非道不聞爲聽
悳之聰孝恭聰明人君達悳也非身修而可以立
民之極者有所不至太甲固知是矣伊尹勉之不
怠欲其純亦不已也王能此道則相承王之美膺
有猷足之意君臣相望豈有窮乎觀於惟膺之罔
念聞至於尚賴匡救之請伊尹之致君太甲之遷
善不其邇歟反身而明知雖愚之必明矣
伊尹申誥亐王曰鯀虖惟亣亡親亨敬惟親民罔褱
褱褱亐ナ忎䰟䰠亡常亯亯亐亨誠亣位囏才悳惟

亂不惪𤔔與亂同衜亡弜興與𤔔同叓亡弜亡兵乱
昚手弃惟明明后先王惟旹楙敬手惪亯配上帝今
王嗣ナ令緒尚監丝才若陞髙必自丅若陟遐必自
邇亡輕民叓惟𩁹亡安手位惟㞉昚兵亏乱ナ言屰
干女心必求𢒼衜ナ言孫亏女忎必求𢒼非衜𢁉虖
弜慮胡獲弜爲胡成弌人元㫐方𨛜吕貞商亡吕辡
言𤔔舊政臣亡吕寵利凥成功𨛜亓永孚亏休右下篇
申告再告也天以敬爲親民以仁爲懷鬼神以誠
爲享克敬克仁克誠惟有道者爲然有道之君有
事天之敬親民之仁交神之誠其要非他至德而

己爲君之難在悳有悳則治反悳則亂與治同道堯舜湯武異事而同治是也與亂同事夏商之訓三風十愆之類是也先王迹不可蹈而道可蹈致亂之事有一足以亡矣自然以始謹其所同而治道舉惟明於道者能之成湯爲是大敬其悳故受天命配於天位以其有配天之悳爾嗣王繼世又當監觀先王之所以配天者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君子備諸己而後求諸物修諸身而後加諸民心正意誠而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民不可輕輕之則難位不可安安之則危敬以成身而以臨

其民民可近而高不危矣逆心之言忠也遜志之言諂也忠言逆心而切於事諂言順意而悖於理能以道觀則忠者不逆求其非道則諂者不順矣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聽言之道此其要也夫求之獲為之成是皆匪降自天在人而已元良之心人之本心也敬以充其良心則人君之道盡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人元良而萬邦咸若性命之正一正君而天下定矣以辯言亂舊政輕信之主也寵利

居成功貪天功之臣也君輕信以亂舊典臣懷乘

以貪天功百度隳而人主疑此大亂之道也極言

君臣之戒以相勉勵爲商社稷之長計也歸政之

後申戒之諄專以誠敬爲說而終之以君臣之戒

蓋伊尹不居致君之美而勉王以戒慎之意詳於

聽言之道厥有旨哉表蓋一言而絳侯之禮貌衰

貪利辯言眞可畏也

咸ナ弌悳

𠂇尹旡復政氒侯將告歸鹵數戒亏悳曰𢿋虖天難

忱命靡常常悳氒悳采氒位氒悳匪常九ナ吕亡夏王

弜亯𩫖悳慢神虐民皇兲弜呆監亏万匚启迪ナ命
眷求弌悳畀迮神主惟尹躳臮湯咸ナ弌悳亯亯兲
心受兲明命㠯ナ九ナ业帀爰革夏正非兲厶我ナ
商惟兲右亏弌悳非商求亏丁民惟民歸亏弌悳悳
惟弌動宔弜吉悳弍弎動宔弜凶惟吉凶弜朁圣人
惟兲夅災祥圣悳今孠王新𠬝氒命惟新氒悳𠔏乱
惟弌旹廼日新任官惟臤材左右惟亓人臣爲上爲
悳爲丁爲民亓難亓眘惟咊惟弌悳亡常師主譱爲
帀譱亡常主叶亏亯弌畀万姓咸曰大才王言又曰
弌才王心亯妥先王业菉永底烝民业生烏虖七丗

㞢廇可吕觀悳方夫㞢昜可吕觀政后非民宅呰民
非后宅嵩亡自廣吕狹人匹夫匹婦弜獲自盡民主
宅與戚氒珍

走嘗論人臣之不幸伊尹無不遭之桀之無道顧
輔之而不克遂相湯而伐之太甲不明放諸桐而
自悔遂歸政而去之處人道之變涉無君之迹斷
之以義居之不疑終獲令名世莫之議悳惟一動
罔不吉伊尹旣身之矣當聖人之不幸處臣子之
大變非伊尹之不貳保身其亦難矣而何有於天
下乎尹之奉身而歸數陳一悳之告太甲旣足以

任天下之事退身固天道也有放君之迹敢委而去伊尹太甲之相信其已久矣不貪天功以趨寵利又明哲之事也常德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天人無二道有常固所以一之也天道無親故命靡常而難信人有常德以保天位天命固有常也天人之常在一不常於一有夏所以失天下也慢神虐民本於不常厥德天鑒萬邦求代夏之德而開迪之湯之君臣固有是德格於上帝故受天命以有九州之衆而革夏命商豈有取天下之志非道以求

天下天下豈私有爾不與人而與我常德之運天
人固一道爾德一則無往不一二三則失其所謂
一吉凶在人之惪何有僭濫災祥所降一與二三
而已神道依人者也人而可以爲神之主其惟有
一惪乎今王新服厥命惟新厥惪固知惪可受命
然惟不已之惪爲能日日以新慎終如始所以一
之而不已也爲官擇人侍御必正所以一巳之惪
賢人非榮寵祿蓋上欲行其正君之惪下欲施其
正人之惪君臣相成以惪所甚難所當慎者惟和
而後能一善不同而同於治矣惪非事也不可求

而可至善無適也不可泥而可從主善爲德之師
叶一爲善之主善未同而同於治仁則同也聖人
一視同仁言而爲天下法行而爲天下則人人皆
有此一君叶于一而民知其德之著矣先王受天
命得一者安之烝民懷一德得一者成之上而奉
天下而君民所以繼先王惟一德之行耳觀於天
子七世之廟可以見其德之興替視萬人之軍將
可以見其政之得失德政何遠目覩而道存矣君
民相須以治然非德則無以化民天道虧盈而益
謙自廣狹人立物與已則非所以成天德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其君未爲全悳爲無以使之也一悳㝵而施及匹夫匹婦莫不盡其性之理天工人代於是乎有成功矣伊尹去亳而一悳之爲告諄復詳備凡其所學於古而得之者無餘蘊矣太甲知此而後告之以此非發蒙之具也言不已而至於戒忠之至義之盡也自廣狹人之累賢者多有之成已成物非聖人未能也攻自贊之失而責以聖人之道使之近觀一軍之政上觀七廟之悳慊然不敢自足以臻一悳之至則君人之道不忝於先王矣

書古文訓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六

永嘉薛　季宣　䨏書

盤庚

鎜庚𨔵亐殷民弜適亣居衘籲𢾂慼出戾言曰𢦔王徠𠑵爰宅亐丝重我民無盡劉弜耐胥匡㠯生卜乩曰亓如台先王ナ服恪謹天命丝猶弜嵩寍弜嵩氒邑亐今五邦今弜承亐古宅知天㞢斷命敉曰亓克𢓊先王㞢烈若顛木㞢ナ甹枿天亓永我命亐丝新邑綤復先王之大𤔣底綏三匚

殷今偃師縣之亳城序所謂亳殷也殷地也號亳殷者從先王之舊名如晉之絳楚之郢遷徙不一

而猶以舊地名之也書自盤庚之後殷商以爲通稱猶春秋之京師王城成周之類亦皆同爾書序祖乙圮于耿盤庚稱先王至于今五遷說者并殷言之非也蓋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史記遷于邢祖乙之時固兩遷矣盤庚復謀遷邑冝百姓之憚其行也遷都之利衆所未見屢遷之病人情苦之盤庚不強以力而喻以言所以和其憂也籲和也矢言誓也我王祖乙也劉殺也祖乙去耿以重民之不得其生而欲與之俱生稽之於卜則我之從故決遷也先王奄有五服之

地敬天惟謹用是而敢寧處至于今五遷凡以畏
天保民不以先王之心爲心爲民久遠之計安知
天之不絶棄我命況能繼先王之盛乎此言將以
民遷蓋重民之盡劉欲先王與之相匡以生耳匡
正也由萠也今爲此遷若巳仆之木而生芽蘖豈
天將永有商之命使我繼收先王之烈以安天下
乎一遷可以長安重遷將無一日之安盤庚之遷
固不可一日留也鄉李顒謂陳留浚儀縣皇甫謐
說在河北史記作隞謐謂或云今河南敖倉敖倉
在孟州河陰縣相在大名清平縣耿在河中龍門

縣邢故邢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自亳以下三都近
河皆緣河患而遷惟邢依山盤庚所謂適於山者
以謂留耿不遷則耿固圮矣

盤庚斆于民繇乃在位吕常舊服正法度曰亡或敢
伏小人㞢乃箴王命眾悉至于廷王若曰格女眾予
告女訓女猷黜乃心亡敖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
舊人共政王播告㞢攸弗匿厥指王用丕欽亡ナ佾
言民用丕彰今女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
予自荒丝悳惟女含悳弗惕予弌人予若觀火予亦
炪謀乍乃佾若网在綱ナ條而弗紊若農服田力嗇

亂亦大妖

書自盤庚以後始有稱王若曰者時益文也若順也言順告之也數敎也敎民必自諸臣之服行常法爲之儀度庶人之謠在舊法必當采聽以聞於上小人蓋在下者待人而治者也衆諸臣也私心動於内則傲慢見於外無傲從其平康之舊然後言可聽也先王所與共政不過求用舊臣以其指意所修爲者告之率能宣之無蔽王之丕敬不敢妄發一言民知適從是用於變今汝强聒不已爲險膚以取信言雖浸潤我終不知違言之旨非我

有自爲敗德惟女含愛惡德之久不我之畏我觀汝等所作炎炎如火亦我不謀於微所致君臣之際猶綱之於網綱目不舉亦非設網之意如農勤於耕作乃有秋成之望苟安自墮復何望邪烛火光言微燼也

女克黜卤心㐌寔悳亐民𡉀亐婚友丕卤敢大言女𠂇稽悳卤弜畏戎毒亐遠邇惰農自安弜昬作勞弜舣田畮越亓罔𠂇黍稷女弜咊吉言亐百姓惟女自生毒卤敗禍姦宄吕自災亐氒身卤既先惡亐民卤奉亓恫女悔身何及相旹憸民猶胥顧亐箴言亓發

ナ佾口敥予制卣桓旡㞢命女害弜告朕而胥動吕
浮言忎沈于衆若火㞢燎于遠弜可嚮邇亓猷可撲
威則惟女衆自乍弜彭非予ナ咎
知網綱力田之說則傲心可克實惠可施於下以
及昏姻朋友曾不之顧乃敢大言害于遠邇之聽
自以前世積累不畏或誅相與偷安憚勞比之不
能朝夕田畝安有秋成之事女之不以善言和我
民庶乃女自為毒害以入於敗禍姦宄汝先示民
為不善恫瘝及身悔之何及視今小人猶曰箴言
之顧善不離於口爾之制民在我利害自當我告

反浮言動衆陷溺其心如火燎原人不可前寧可
撲之而滅各乃汝之自作非予之罪在我無媿女
罪其誰歸乎
遟任大丩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臮
迺祖迺父胥及佾勤予敢遷用非罰世選介勞予弜
竇介譱𢆶予大喜亏先王介祖亓加烏亯㞢乇福乇
烖予亦弜敢遷用非悳予告女亏難若欶㞢大志女
亡侮老成人亡弱孤大幼各長亏乎居勉出迺力聽
予弌人㞢徙謀亡大遠邇用辠伐乎死用悳彰乎
善邦㞢臧惟女衆邦㞢弜臧惟予弌人大佚罰凡介

爾亓惟致告自今至亏後日各龔尒叓亝乃位度乃
口罰及尒身弜可悔
遲任之言人當用舊器當求新言各有宜也汝之
祖父與我先王嘗同勞逸故我於其子孫不敢輕
用非法世選功善用之而不敢揜爾之先人配食
先王之廟能爲邦之禍福故我畏懼不敢以非道
使汝今以所難告汝如射之有志期於中的發而
不中必反求諸己執此應物固無往而不貫矣老
成之人所見者遠孤幼不能自立惟人之所鄉背
故當敬用老成之誨毋輕孤幼之無立各君長爾

居邑勉汝力以奉我之作爲無遠無近有罪者討之有德者彰之如此則國之善寔汝衆人是賴若其不善則我一人有餘罪矣女當以吾此語致告其民自今務皆自勉奉承其上無輕言語厎罪之後悔不可追也觀盤庚訓戒其臣反復諄至如此孟子所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懷土自小人之常殷之大家亦重遷矣盤庚知其業之不能已奪而鼓民以自重告以先王乃祖之事責以人臣之職反身自責勵以必罰之無悔示以必遷之意而使歸告其民斅民而由

在位尸之責成於大家耳

盤庚迮惟涉河㠯民䙴迺䛡民㞢弜衛延吿用亶亓

ナ𠦪咸船勿褻圣王廷盤庚迺登進氒民曰朙聽朕

言亡巟失朕命嗚虖古我歬后罔弜惟民㞢承保后

胥慼鱻㠯弜浮亐天旹殷夅大虐先王弜褱氒卣㚐

眂民秎用䙴女害弜忘我古后㞢聞承女畀女惟歖

康共非女ナ咎比亐罰予若籲褱茲新邑亦惟女故

㠯丕从氒志今予將試㠯女䙴安定氒邦女弜憂朕

心㞢卣困迺咸大弜宣迺心欽念㠯忱動予弌人尒

惟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弜濟臭氒載尒忱弜屬惟胥

吕沈弜亓或乩自惎害瘳女弜甚𡴍吕恖𠧢灾女㢟
勸憂今亓ナ今宔後女何生圣上今予命女弌亡起
噦吕自臭忑人倚𠧢身迂𠧢心予御賡𠧢命亏兲予
豈女畏用奉畜女𥄳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
以誠話告弗率者召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
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憂戚
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
居凡所作爲必視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
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邑亦

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不知我心困苦大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可動而汝自爲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於臭敗所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沈溺自怨何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之裁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今而不見其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敎汝誠一勿爲穢汚之端未能臭物必先自臭恐有儉人憑藉汝身迂回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我逆汝之意以賡繼汝命於天非我以威強服汝衆凡欲奉養汝

也此而不聽豈善自爲計乎

予忘我先神后坐鶩介先予丕亨羞介㠯襄介然失于政敷于丝高后丕乃宗夅辠蕵曰害虐朕民女万民乃弜生生泉予弌人猷同心先后丕夅与女辠蕵曰害弜泉朕幼孫ナ炇故ナ爽悳自上亓罰女女它耐迪古我先后旡鶩乃祖乃父女共乍我畜民女ナ戕則丕乃心我先后媛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弃女弜救乃乃荒丝予ナ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乍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宗夅弜祥絲虖今予告女弜易㠯歒大卹亡胥鹽遠

女分繇忎吕眛刅各設中亏𠧧心𠧧ナ弜吉弜迪顛
戉弜龔暫遇悬㚣𢦏𠧧劓𣦵㓕㞢亡遺育亡畀易穜
亏丝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吕女䙴永建𠧧家
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
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
同心比悳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
相違爽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
俱受我之奉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旣綏懷
我先后之悳將斷弃汝而致汝於死我今有治亂
之士同位爲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賂先

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爾冝終敬德遷國之灾邺人情不甚相遠自冝爲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迁乃心者無得胥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本心亂而利害莫之分矣不遠而復何浮議之惑哉命之以一告之設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惡無道不恭犯分爲亂竊發且有劓與殄滅無種嗣之育欲趨新國得乎往哉生生設中固所以厚生也從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劓殄滅邪稱其先

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之矣

盤庚旡䙴奠氒凥迺正氒位婑爰有衆曰亡戲怠楙建大命今予亓尃心腹腎腸厤告尒百姓亏朕志亡辠尒衆尒亡共怒叶比讒言予弌人古我先王將多亏前功適亏山用夅我凶悳嘉績亏朕邦今我民用蕩斦離凥亡有定極尒胃朕害震動万民㠯䙴肆上帝將復我高祖㞢悳𤔔越我家朕及竺敬龔承民命用永墜亏新邑肆予沖人非廢氒謀弔繇靈各非敢違卜用宏丝賁

盤庚至新邑民已定居始正朝廷之儀綏安其民

告以無荒無逸所以大得性命之正用建爾元命
披我胷腹以志告爾不罪爾衆然爾亦無敢亂讒
人反共怒我祖丁以前人之都河上功不克就其
爲依山之都蓋欲多前人之功施於我其功甚美
而今民病山險蕩散居宅不得安定爾之謂我遷
國輕重曾不知天鑒先後濟治有商故我不敢後
天敬天之所以爲民者以建久安之邑我不廢我
初計蓋巳由於至善卜之而皆吉以大賁建邦之
飾非我有私謀之於道參於鬼神旣巳無疑故小
勞之不計也我凶德盤庚自謂我孤寡不榖也弔

至也由靈由善道而行也遷都之說盤庚所未始言既達新都人情亦少安矣盤庚始申前說告以遷都之意使民曉然識其所謂惟恐其不知其示民如此而有不盡其心乎河患而遷非得已民之蕩析離居雖商人之不謂深病盤庚斷然遷國不顧人情而動其故何也知治道之本也人情疎遠而親近懷居而重遷先王制别宫之居合族之禮父子有親宗族有義而治道興矣居之蕩析情緣不接而疎恩意不通自此作也常情見不及遠憚於遷動盤庚終不詳告言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良工之不示人以樸此也

緝虖峕伯帀兂百埶叓㞢人尚皆悉才子亓楙柬昧尒念敬我𠦪𦙃弜肩玗𧶠敢龔生生鞠人惎人㞢呆凥敍欽今我旡羞吿尒亐𦙃志若宎ナ弜欽亡總亐𧶠珤生生自𦗷式尃民悳永肩弌心

尚皆隱哉己所難言使隱之於心也我將大簡其輔相汝者汝其念此敬衆於民我不任好貨財而果於敬用生生之道施於鞠窮之人爲人謀以保定厥家使之式敘以修敬恭之道我志之進告汝者如此則簡相之道也若亦女也否亦毋也若否

罔有弗欽猶曰亦莫不恭我語總于貨寶好聚斂者也生生自庸中庸之行也不爲聚斂而身修生生不窮之道以此大布於民明民之德使各設中於心是爲盡己盡人而莫有極矣盤庚之遷商民不恪甚矣不以民之不恪廢其不易之謀不以不恪罪之至於告戒反覆安居之後必使曉然知其言意明民如此有不盡其心乎姑惟敎之盤庚之謂也

說命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曰緜虖知㞢曰明喆明喆寔迮剮兲学惟商万峀百
官承式王言惟乍命弜言臣丅宅卣亩令王𦘔迮書
吕𢍃曰吕台𤴓亐三匚台忎悳弜䫊丝故弜言龔嘿
恖衜㝱帝賚予莨㢸亓代予言卣宷氒爲畀吕形
㫄求亐兲丅兊筑傅巖㞢埜惟肖爰立迮眛王置彬
亓左右命㞢曰𣅳夕内𧦝吕𨋪台悳𦍙金用女迮砅
𦍙泲巨川用女乍舟楫𦍙戢太旱用女乍霖雨启卣
心沃朕心𦍙藥弜瞑眩氒疾弜瘳𦍙跣弜眎墬氒足
用傷惟臮卣寮宅弜同心吕匡卣侲畀衒先王迪𢦏
高后吕康𠧞民緜虖欽予旹命亓惟ナ𠔃兊復亐

王曰惟木从繩則正后从諫則聖后克聖臣弗命亓

承疇敢弗祗若王之休命

傅說之夢學者疑之雖然精意之神何所不有夫人患不誠耳誠則天地鬼神是或一道誠意之學惟可以夢寐參其人未誠夢亦顛錯顛錯之夢雖有或應在五夢之占法不足道也至人無夢夢寐爲一高宗之傅說武王之夢九齡亦夢戎商孔子稱不復夢周公則先已嘗夢之矣聖人惟其精一故雖夢寐亦莫之貳高宗之夢斷可知矣舜伊尹在畎畝堯湯固已聞其賢高宗舊勞於外學於甘

盤既知道矣說隱於下固當聞之隱之於心參之於夢必待營求而至所以精夫一也王之既免喪也當言不言羣臣固知其所以贊思得其語作書以告是終不出語矣承命有求而得由無敢慢之也羣臣謂明哲知道而可以正天下高宗既知道矣王者號令萬國而羣臣所欲稟命過諒陰而言不出在人不能無疑請令行之則一言儆動之矣高宗自謂懼悳不類無以正四方恭默存存是謂思道精誠之至所以動天必得夢中之人代言以正四方其心蓋有[illegible]矣高宗專意擇相非求相

則無一言其爲商宗爲知人君之道爾書說審象若近世圖形之事未必然也語以賢人之事若曠杳奮膚之類是亦審象形求之意何必圖其外貌疑天下之視聽乎肖謂似之爰立遂相之也置於左右蓋未之相聖人用人之際蓋亦詳矣堯知舜於所聞必待四岳之舉諸難歷試而後授之以位高宗得說於夢寐亦待百工之求寘諸左右而後爰立爲相詢事考言之際豈苟然者以爲遂相傅說寧不怪哉夫金待礪而精川待舟而濟大旱待霖雨之救猶人君之道必待相以成德命納誨以

朝夕不欲造次之違仁也以心明心謂之啓沃二人同心雖金可斷瞑眩之藥攻病爲力跣行不視地傷足之由諍臣所以告君人君賴其輔佐亦由此矣同官爲寮高宗望於輔導之臣非徒一傅說也必使遴選其類爲之寮寀拾遺補過成己之德無過者可以安天下固先王之道也欽命有終之戒責以無時之豫急爾傅說謂人主之從諫猶木之從繩繩墨之施枉者可直聽諫之主雖狂克聖矯枉自然之道必然之理也君以諫諍責己既聖之事雖無其命固將從之君以此言而誰敢不順

王之美意以聖君而得賢臣以爲之佐始相勉勵
惟以諫諍爲說雖聖賢不能無過然諫諍之事惟
聖人能安而用諫諍之有益於聖人之事其亦審
矣舊說傅說以胥靡築道傅巖非也書稱說築傅
巖之野固非定在傅巖版築土功何必皆胥靡者

孔氏傳傅巖在虞虢閒今陝州平陸縣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
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

戒丝允丝亨明卣宅𢀖休惟乱𤔔圣歷官官𢀖及厶尼惟亓耐爵𢀖及惡悳惟亓臤慮譱㠯踵踵惟𠀀旹ナ亓譱喪𠀀譱矜亓耐喪𠀀珍惟叓叓卣亓ナ葡ナ葡亡悳亡启寵内侮亡恥過迮非惟𠀀卣居政叓惟醇黷亐祭禩旹胃𢀖欽礼煩𠟭𤔔叓神𠟭難王曰旨才兊卣𢀖惟舣卣𢀖㫐亐言予罔𦖞亐行兊拜𩒨首曰非知㞢𧀼行㞢惟𧀼王忱𢀖𧀼允叶亐先王成悳惟兊𢀖言ナ𠀀咎

說總百官蓋初相也進戒以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官上下相承非為逸樂蓋治民耳天之聰明

惟聖人爲能法之人臣敬順其事而民用治口之
起蓋甲冑起戎端不在人呰人而人呰之拒人而
人拒之在我雖輕報之必重衣裳在笥所藏者謹
也干戈省厥躬爲有以來之也誠能戒之見事明
矣而何不美之有庶官雖微以代天工者也人情
於衆且猥多忽而輕任一官不舉則一事廢積累
而百度隳治亂之所由分也不重庶官之選而惟
私昵官之姦人爵之此君人之患如惟賢能之用
則私昵姦人無自得之矣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動
必以道稽之則无往而非道天以不已爲德有善

非不已也功以同力取濟自矜莫之助也舜稱禹
之賢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
下莫與汝爭功益言滿招損謙受益而禹拜之爲
知此矣有備豫也豫能前定何患之生原泉混混
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也開寵倖之路爲取侮之
道文恥過之意即爲非之端安其所安百度修政
事和矣黷祀本以爲敬而非敬煩禮非以爲亂而
寔亂事神之難爲不知禮意也由治民而至於祀
神其道無他充天之聰明而已王謂說言之美當
服行之非說善言不聞是行說以言不作者行之

難故謂知之非難而行之難王誠不憚其難以圖其易則先王之成憲亦若是而已王能如此而說不以爲告是則說之罪也嗚呼責難之義傅說其盡矣乎引之當道而不徒已焉此高宗所以爲宗也

王曰徠女兊台小子舊斆亏甘般旡𠧧遯亏亢埜入宅亏河自河徂亳臮氒𠔇宅㬎亣惟訔亏朕志𢑈延酒醴亣惟麴蘖𢑈延咊羹亣惟鹽楳亣交攸予宅予弃予惟克邁𠧧訔

孟子稱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之於說

既相而後師之事有不同禮因異也高宗舊勞于
外受教于甘盤矣既而甘盤隱去蹤跡于河亳遂
不復見學不可已故求啓沃之訓夫人君之師傅
猶酒醴之麴蘖調羹之鹽梅無之則無以相成此
有資於說者交修各務身修不專在乎言也以言
教人得之者淺修道以教得之者精汝修身而吾
與焉是為訓之遠者
兊曰王人求多䎽旹惟建亊斅亐古訔卣ナ獲亊弜
帀古吕亯𣱵丗匪兊卣䎽惟斅愻志務旹敏氒攸卣
徠允褱亐丝衜積亐氒躳惟斅斅半忎冬乱典亐斅

丮悳依宅覺譬亏先王成憲亓永亡諐惟兌式克欽承㫄招畯乂𠛱亏歷位王曰烏虖兌亖𣳾业内咸仰朕悳旹𠄎風股厷惟人㠯臣惟聖昔先正呆奐迮我先王𠄎曰予弜克卑氒后惟𡉑𦓻亓心愧恥若𢾅亏市弌夫弜獲剆曰旹予业辜右我𠛱祖𢦏亏皇天尒尚明呆予宅畁阿奐重美𠂇商惟后非臤弜乂惟臤非后弜食亓尒克𥿋𠄎辟亏先王永綏民兌拜𩒨首曰敢對敭天子业休命

王人天子臣下之稱猶今之陛下也天子之學貴於多聞固將以立事也事以豫立則古之道不得

不講古人不獨載之空言又皆見之行事唐虞稽古故有放勳重華之美違古之道窮人欲而滅天理身不可保况子孫乎遜志盡心也務時敏時習之也盡心之學未嘗須臾離之則進德修業罔不及時念兹在兹道非自外來者修身以敎此斅學之相半也念念不離于學自無終始不已之悳日新而不自知道悳可至而不可求故無覺知其進者稽之於古而不謬措之來世而不悖矣是故稽古之學不觀於言而觀於事不求於事而求於悳悳可自得則古之道可稽而不可取也王有是道

則說有以敬承王者之事博求賢俊以備庶官用
代天工以輔天子此言天子當務無為而治宰相
當論官人以佐無為之化交修之道亦若是而已
矣故高宗以謂天下尊仰君悳寔猶天之風君以
臣為股肱故臣良則君聖伊尹輔成湯悳必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不克致君則媿
如即市之扑一夫不獲其所則己當任其咎遂能
與湯咸有一悳以享上帝其責說之自輔亦欲為
湯伊尹而已君臣一體相須而治則交修者所當
務安民於永固堯舜成湯之道也對揚休命則說

任其事矣大抵人君喜以富貴驕其臣下而賢者因以輕其爵祿高宗惟知祿輕於治故不敢以富貴驕人所以得賢爲知人君之道耳古人觀古而恥其不及今人觀古而惰於難及古今之道不遠在乎爲與不爲高宗既賢而猶務學不休知古學也仕優之學走於高宗見之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𠂇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氒事乃訓亐王曰惟𠀘監丅民典氒誼降秊𠂇永𠂇弗永非𠀘夭民民中絕命民𠂇弗若悳弗聽辠𠀘既孚命正氒

惪迺曰亓如台絣虖王司敬民宅非兲胤箕祀亡豐
亐尼
肜殷之祭名周之繹祭也禮祭一日祝祭于祊謂
之繹誠意之不忘也肜祭之日而有雊雉入廟可
以爲異其說不可知也祖己稱古至德之王惟知
正其所當爲者應天不一而足自修固以應天之
戒也天生烝民有典有則人均有常性也其年有
永不永者順之養福違之取禍正性則吉其凶自
絕于天爾不能順道爲不若惪不若惪者君未當
罪反身責己自以爲辜求其所以化之王者之事

也夫民莫不受中於天皆天之胄王者所司敬民之事而已祀有常典豐於親暱之祀非所謂欽也修其典祀而謹司牧之職乃所以祀先王也武王其有瀆神之祀乎道有二端詳於此必略於彼豐於祀必薄於人祖己因其見災而懼言先格王正事詳於民政而戒豐昵之祀天雖未可推以象類要亦人情而已高宗神於得說而雊雉應於祀之豐昵天道不遠而亦不可從也

卤伯咸𨞛

卤伯旡咸𨞛祖𠨘忎犇告亏王曰𡗓𡦹𡗓旡訖𢦏殷

命𢦏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弜眛𢦏後人惟王㸒戲用自𢇍故兲弃𢦏弜ナ康食弜㤥兲性弜迪衘籅今𢦏民罔弜欲䘮曰兲害弜夅畏大命弜摯今王亓如台王曰烏虖𢦏生弜ナ命圣兲祖伊反曰烏虖𠧪辠𡖋曑圣上𠧪耐責命亐兲殷㞢即䘮指𠧪玢弜亾𠞣亐尒㽥

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爲文王說苑膠鬲謂武王爲西伯武王亦嘗爲商伯也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泰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史謂會兵伐紂而不克不

足取也詩稱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王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大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咎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商自武乙遷於河北紂都朝歌黎在潞州黎城縣商之圻內黎侯蓋輔紂之惡者西伯受命得專征之也戡克也商人咎周之不伐紂則紂固可伐武王誅其同惡以儆懼之猶庶幾其遷善正不正使之懼而自正其覲政于商者如此孰謂武王伐紂爲淫志於商乎祖伊奔告欲因黎事以懼之謂天之棄商非惟至人知之卜諸

元龜惟知非吉先王豈欲後世殄滅爲不可輔爾先王尚不我輔宜其斷棄於天也不有康食無食息之安也不虞天性窮人欲之甚也不迪率典棄先王之法也無食息安而惟恣縱非法至於民欲其喪怨天之不降威命雖未至於亡此必亡之道也勢至也王其將如我何欲王亟反之也紂既不知自省顧謂天命在己人其將如我何委命于天無復自修之意則乘黎不能動矣詩溱洧之刺亂曰女曰觀乎士曰既且惟以當然而不顧告猷故極惡而至於亂亦反復命也復命而數王過以爲

多罪上參於天天固當誅而何覬於天命商之淪喪王功力之所致耳不無戮于爾邦言荼毒之甚也蘇氏稱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乃知祖伊之盡言不諱漢唐中主之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終不怒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矣禮事君有犯無隱孔子邦無道則危行言孫有犯在位之事言孫謂國人爾儒者謂孔子有取於諷諫而以正諫為下即諫而論則諷諫為上諫道不一惟其時爾諷之而不可入將救其過不極陳其利害而可乎觀於祖伊之言事人者之法也西伯祖伊之事紂其忠一

也

敚学

敚学若曰父帀少帀殷亓弜或𤔔正三匚我祖厎遂

敶亏上我用沈酗亏酒用𤔔退氒悳亏丅殷宔弜小

大玗屮敚惥宄卿士師師非庀凡ナ鮎皐卤宔亙獲

小民匚興脒爲敵惥今殷亓淪喪若𦗲大水亓亡津

漄殷遂喪粵𡉈亏今曰父帀少帀我亓發出㤮吾家

耄遜亏荒今尒亡指告予顛隮若㞢何亓

微子紂兄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孔子

稱三仁之行於此篇見之弗或亂正非復治以正

天下先王垂法於上而令酗酒荒亂於下人貪利無行而爲政者反相師爲非法有罪者得以幸免民無告訴則起爲讎敵政亂如是其能國乎水無津涯踰無可濟之道越至於今言國亡之晚也耄亂也吾家自也我將耄亂狂走遯爲荒僻之行而爾不以顛越告我將若之何躋越也微子謀將以去之也違患免身以全先王之世此微子之仁見稱於孔子者繩以後世之法則難言矣孟子論曾子子思同道言同姓異姓之卿於齊王其於三仁爲有見也事君之仁不可以一節論或去或死或

不去而皆不戾於道仁則同也道並行而不相悖是爲得之三仁異行而孔子俱謂之仁學者當少思也存心不若三仁而徒輕死偷生是亦妄人而已

父𠂤若曰王學兲𣁋夅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亐酒廼它畏畏咈亓耇長舊ナ位人今殷民廼攘竊神示㞢犧牲牷用㠯容將食亡災夅監殷民用乂讎斂名敵讎弗怠辠合亐弌夛脊它詔商今亓ナ災我興受亓敗商亓淪喪我它爲臣僕詔王学出迪我舊員刻学王学弗出我廼顛隮自靖人自獻亐先王我弗顧行

遜

王子謂微子也呂氏春秋紂母爲妾而生微子爲后而生紂其父欲立微子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太史於一身之人自分妻妾其說迂矣然微子之命稱微子曰殷王元子蓋貴稱爾紂之沈酗爲天之降喪于殷不畏其所當畏輕侮老成之言爲災害之方興凡此所爲皆慢神而蔑人也凡牛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以爲食之亡災是爲容之謂祀無益而爲天下之逋逃主萃

淵藪也以監治其民者用之斂怨致戎之道爲之不已上下如一痡病之多而無可告語之人則商之淪亡蓋在今矣我起而言之則受其禍而商淪喪之後莫有輔其嗣者敎王子以適有道之國固將以存商也刻雕琢也刻子能自雕琢者也舊云刻子其知之素矣商之淪喪惟能者能嗣之留而與之皆亡是乃顛越之道非所望於賢子也靖定也自靖各安所當定者自獻先王即自靖爾不顧行遯此箕子之自靖也所存者大故佯狂爲奴以遯迹則紂之惡爲不可復輔矣少師遂無一言而

死居當言之地也其不以告微子尚幾言之有濟事之不濟固所以死之而不可以存心也去也奴也隸而死也異行而各不失爲先王之自獻能自靖矣而不可謂仁乎孔子論仁無一言於召忽之死而與由賜辨管仲之不死惟其不死惟聖人而後知之微子在東平壽張縣

書古文訓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